

日本短篇

一位體操教員之死（藤森成吉）

木尾先生是某處山國地方的中學教員。名目雖是教員，但是體操科的——他的一生以此而終。

但是生徒們誰都不稱先生的姓，都以『陪客』（Pecker 啄木鳥）這個符號來叫他。

那個奇怪的諱名顯然是根據着容貌來的。先生的面孔比較地小而細長，兩頰是瘦削的，而口部卻和狐犬一樣形成突嘴形。那個特徵，在先生要開口說話時是尤為顯著的。他本來是武弁流的訥辯家，因此在說話之前，就像把氣體釀進風船的一樣，先要嗑滿一口的風。那樣用力的方式，對於極有本領的印象批評的生徒們暗示出了超越乎狐犬等的愚劣的名稱之上的，針一樣尖銳的名詞。

不過關於那綽號之由來也不無異說，有一派的生徒們說不是『陪客』而其實是『悲瓜』

(Beggars 乞丐。)先生到這學校裏來已經將近二十年了，而他始終完全像乞丐一樣貧乏着，就因此遂名爲『悲瓜』……

懷抱着那種異說的人，多是先生的後期的弟子。總之不問是那一說近乎實際，但由有異說生出的這一點看來，可知先生的諱名是怎樣的舊而長久，而先生的單調的教員生活是怎樣久而貧乏了。

先生是被一切的生徒們所愚弄着的。

第一層是由於先生的頗不堂皇的風采。先生除有突嘴而外，始終是質素的散髮頭，骨落骨落的圓圓的眼睛，淡茶色的稀疏鬍子，因爲時常曬着太陽，全體是漆黑的，但那本來是貧血性的臉色是呈着青黑，身體也鍛鍊得不錯，但總是瘦削的，一點也不長肉。更加之以在服裝上全不講究，始終是穿着完全和軍服一樣的粗質的泥黃色的釦領服。

風采既不揚，而先生又沒有若何學問的背景。先生不是高等師範出身，而是把體操教練所畢了業便來上了任——因此儘管任職多年，薪水在職員中總是最底的。

那樣的一切的原因，教唆了敏感的生徒們的輕蔑感，而不幸的又有先生的善良性與認真。

先生可以說完全是認真，嚴格，熱心等的具體化，而在赴任當時是尤甚的。時間要嚴守，一點鐘總是不折不扣，說不好時鈴子就搖了他還在繼續着教練。嚴重地要學生們遵守制服，並沒有萬不得已的事情敢穿着和服出席的，可不用說，就是裏腿的釦子少釦了一個的，他都要立刻舐着鉛筆，在操行簿上記下印記。亂暴的生徒中有過幾個人單是穿着制服而腳上卻躡着下駄跑來上學的，那是學校的禁制之一。一看見了有那樣的人，先生在教練時間中故意叫穿靴子的人休息了，而叫穿下駄的人打起赤足來，帶往學校的門前，從那兒到街上有兩百步遠的道路是完全面着有圭角的碎石子的，他喊出號令來叫他們在上面開跑步，不僅一遍，而且要跑兩遍三遍。他自己也跟在列子的後面跑，儘管他們是怎樣痛，他決不讓他們脫伍。就是在旁邊看着的別的學生們也同情了起來，鬧到全班人同盟罷操，在下回的先生的鐘點上都不上操場。

一句話說來，先生自己是受了舊式的精神教練出來的，他想照着那樣澈底地把生徒們嚴格地，規律地，軍隊式地訓練出來。但是愈嚴格，生徒們卻愈不聽話。先生把嘴尖起來，把本來是宏大的

聲音更加放大地吶喊，但是生徒們卻全不在意。

先生終竟把生徒中最頑固的像岩頭一樣的學生選了來，屢屢訴之以直接手段——用手掌來撥他的耳光。生徒們愈見強硬起來，幾乎弄到全校同盟來抵抗先生，當面叫他的綽號來罵他是。不用說，先生只要稍稍把背一扯開——譬如要離開生徒的橫隊走去，要把背部一掉過來，那生徒們便立地檢起石子來向先生的背上投去，一打中了，便大家哇的一聲哄笑起來。

在那樣的時候先生儘管要生氣，但是下手人是沒法找出的。先生愈生氣，生徒們卻愈有趣。那樣的事情一傳到學校內的別的教職員耳裏，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反是受了非難。

在當時還沒滿三十的先生，這場教訓是很有點影響，他從那時以來，對於生徒們的態度便漸漸緩和了。然而這一下生徒方面卻繼續着執拗地反抗起先生來，大家都叫他的綽號，無論是那一級，無論是那一次的教練時間，生徒們都把先生當成了玩具。上級的生徒一畢了業，而下級的什麼也不知道的生徒們又立地把先輩們的態度學着繼承了起來。

那樣簡直成了全校的習慣。但在先生方面呢，他實實地到了那樣的年紀所學過的教育，已經

是沒有改變的可能的。先生照例是正直地，絲毫不苟地舉動着，想刷去生徒們的輕蔑，把失掉了的名望恢復起來。愈想恢復，愈着急，愈覺得除把自己的職務更忠實一層地去執行之外是沒有辦法的。

然而在生徒一方面說來，那樣單調的體操誰也沒有當真幹的意思。要講用功呢，由其它的學課已經弄得疲倦了，像體操這樣的鐘點，最好拿到休息休息地混混時間。能夠了解這層意思讓學生們閑散閑散的便是他們的良教師，所謂認真的良體操教習，那在他們是再討厭也沒有的。

『體操，那到底有啥用處呢？那樣的東西誰個能夠認真的幹啦？』

木尾先生卻不懂得生徒們的這番毛竅，就懂得要叫他來體貼這些不成體統的生徒們的意旨，他的性情又未免太正直了。生徒之所以不服從自己的神聖的教練，大約是因為他們還年青，見解不到，其次呢是因為自己的熱誠還不足；目前是怎樣且不管，出了學校後他們一定要感謝自己的……先生的心境是這樣的。

不單是軍隊式的教練，就是器械體操或其它，先生都要親自來先做一套給大家看看。搓着鐵

桿骨魯魯地打一個圈子，先生是要『示範』的，平台也要先爬上去，木馬也要跳過第一，其它無論立棒，無論遊動浮木，都來——

終竟不愧是熱心的原故，凡是那一類的技藝真是無一不長。假如有時弄得不大高明，他一定要弄好幾遍，弄到『模範的』為止。自己是那樣，就是生徒們一弄得不好，也要叫他們弄好幾遍。自負有本事，很想顯點身手的生徒，在那樣的時候很是得意，受着先生的誇獎。然而屁股重總是爬不上鐵桿的人，或則身子硬跳不過木馬的人，真是要弄得半死。於是乎對於體操，同時是對於先生，愈見憎恨了起來。

簡直就像運動的天才一樣，凡是可以定名為體育的東西，先生總學習得比生徒們佔先。就在那時候，在那座中學所在地的市鎮的外邊一個小小的湖水結着冰的期間，有滑冰運動開始流行了起來，先生立刻便着手練習，在節衣縮食之中，購買了厚實的毛衛生服，美國制的最新式的滑冰鞋。又把滑冰的熟手特別由東京請來，一切都照着正規地學習。無論是怎樣冷的天氣，率性就在降着大雪，湖上連一匹鳥影都不見的那樣的風雪之日，他從學校一回去，立刻便跑向湖水去。有一次

跌了一交，不幸竟把前面的兩個門齒折了，他也毫不退縮。不久，先生在縣中便成爲了獨一無二的滑冰的名人。還有輪鞋滑走也是能夠的。他又請同僚的英語教習翻譯，甚且著了一本關於那種遊戲的詳細的著作。

接着在夏天，在那清冷的湖水中，中學生們的水泳又開始了。在那時以前，入水就和鐵棒一樣的他，和比自己的年紀要年青得一半的少年們雜在一道，又拚命地練習起水泳法來。不久又把年青的人賽過了，成爲了刮刮價的一位水泳教師。其後每年在那直徑六七里的湖水中定規着要舉行橫斷競泳的，他在那時要領着頭鼓勵着衆人。

其後於長距離賽跑上先生也把精神抖擻了起來，在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晚年，然而以一種異常的努力和決心，他依然和中學生們一道跑着。那也是把湖水迴繞一轉的，在那頗可長遠的距離上他始終是跑在生徒們的前頭。

他那樣決不是爲所謂世間的名譽慾所動，也不是由於所謂運動的趣味，是有遠遠地把那些超過了的什麼東西，他和普通的賣脩的賽跑選手不同，他在跑時是把上衣脫了僅穿着一件襯衫，

在舊的磨光了的褲子上套着裹腿，簡直就和郵差一樣。

可笑的是在那樣的時候，褲帶上總是帶着有一個菸荷包。態度真是謹而且嚴的人，在授業中不用說連菸字都是絕口不提，然而先生於本職的體操之外所極其喜歡的便是菸草，好像是視爲人生中之最大的快樂。在那年代比褲子還要陳古的粗笨的鱷皮荷包中，時常是裝滿着賤價的條絲菸，就在那樣認真的授業時間中，獨於那項家具是隨身不離的。無論是跑一下，或跳一下，那硬蟲蟲的菸荷包要格格搭搭地弄出聲音來。那在生徒中是有名的，和先生的綽號有相等的程度。

『又在和菸荷包一道跳啦。』

生徒們一看見那在先生的腰部就像小小的惡魔一樣跳着叫着的黑東西，總是要苦笑的本來是生就得全無愛相的先生，只有那一點卻不期然地成爲了愛嬌。有什麼不合先生之意的時候——譬如看見生徒們在說着閑話——他突地要跑到身邊來，把並列着的生徒的腦殼和腦殼用力地碰一下，這在先生並不是稀罕的事。但就在那樣的時候，完全就像被菸草的煙子標了的一樣，怪不值錢的菸草的臭味蓬蓬地由先生的全身襲來，生徒們不知怎的也不好生氣。反覺得那爲菸

草所浸透了的先生的黑脣，指尖，胸口，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怪煞可愛的情趣一樣。——

那種的滑冰，水泳，賽跑，和兵式體操不同，對於少年人是多量地含有特殊的趣味的；先生熱中於此，在生徒們也覺得可佩服。生徒中爲先生的熱心所動，真真地專心於那些運動的，也有好幾十個人。先生的名望由此也恢復了好些。但是和對於那些遊戲同一的程度所注向學課的忠實，依然是始終把生徒們的心理反撥着的？

「別的功課也那樣認真地替我們幹，那真會得力不少啦。」

「簡直不通時勢，真是沒法。」

這樣的不滿在生徒們始終是有的。

生徒們明明知道先生的誠實，然而卻厭惡他。先生呢，爲自己的努力也是始終吃着苦的。而由其努力與吃苦，於己於人都沒有絲毫的利益，反而在相互傷害着，那是連沒曾夢想到了。

然而比較起年青的生徒們來，先生的吃苦之結果卻早一步來了。他爲他將近二十年的不顧性命的努力，不幾時竟把精魂都磨盡了。雖然還是才上四十不久的壯年，而先生的頭腦不久便朦

臃了起來，不能夠多費腦力，精神着目地衰竭着。但尤其不行的是他的體力消失了。

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地，身體衰弱了下來。那樣以技藝鍛鍊過的他，全身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地，不自由，不如意，多麼地笨重起來。對於授業也漸次不能專心了，而且僅僅一小時的授業都幾乎疲倦得要死。

「怎的啦？近來的陪客簡直沒有精神啦。完全帶着老人氣，簡直衰耄了啦。」

和生徒們這樣的言語一樣，先生的確是衰耄了。面孔和手起了顯著的縐紋，容貌和精神完全頹唐得和六十歲的老人一樣。

有一天秋天的午後，先生照常領着一隊上級的生徒們到操場的一隅去，把跳躍台安好了，先要表示一個跳躍的模範，把生徒們在臺前兩側排成二列，自己走到了正中去。

在前面安着的木製的結實的跳躍臺，那時候僅僅是三重，其它的臺榭是打橫着重在一邊的。

——那已經比什麼還要明顯地表白着先生的衰弱。在前那臺榭全體就重上七段，先生也就和兔子一樣，是很輕靈地便跳過了。

「當心着啦，好生留意看。」

說着先生便把腰上的菸荷包響動起來，在生徒面前如脫兔一樣跑去。跑到台前，把兩手一伸，乓的一聲在臺上一拍，當行地把身子浮了起來，把腳離開了墊腳板。然而卻沒有一口氣跳過，才拍沓地跨在了臺上。

『……………』

生徒們都吃了一驚。向來看過先生的跳躍是不下幾十遍的，那樣的失敗他們是第一次。但比這還要出乎意外的是先生完全像小孩子一樣跨在臺上，真是苦得沒法地在喘氣。

「先生，怎麼的呢？」

對於這出乎意外的先生的失敗，拍手的人雖然也有，但看那樣子太奇異，生徒們這樣問了一聲。

「不怎的，這一下是弄失敗了，再來。」

先生息了一下從臺上滑了下來，故意裝着一個若無其事的神氣走轉去，又在大家的當中，呈

着微微帶着青色的面孔又跑起來。

『一——二……三！』

大聲地喊着號令，先生又把手搭在臺上，身子又翻向了空中。這回的先生的身子就像打脫了手的皮球一樣跳上去了，然而力氣衰竭了的兩手不足以支持着全身的平衡，把臺一跳過，就像被高明的柔道家投到了地下的一樣，先生的面孔竄進了砂中，翻了一個斛斗，倒了。

看到這異樣的先生的倒法，生徒們趕快跑攏了去。先生弄得一身都是砂，好容易從砂地裏立起了身來。看到那怪可憐的樣子，這回是一個人也沒有發笑了。

『身上沒跌着嗎？』

照例是用着該地特有的生硬的方言，然而含有師生的情誼地，大家這樣問着。

『沒受傷。』

先生弄得好沒面目地害羞着，把襯衫上的砂拍了。手上是已經全無力氣。砂一拍了，他又向發足點走轉去。

「先生，你還要來嗎？」

生徒們問着。

「哇，再來一遍。」

先生悄然地回答。

「不來的好啦，沒中用的。」

大家都異口同音地阻擋着，但是先生不聽，把幾幾乎類似必死的神氣浮在眉間，又在第三次上走到發足點去。

生徒們就好像在看着猛烈的拳鬥一樣，大家都懸心着。先生呈着比前次更青的臉色跑起來了。腰上的菸荷包跟着在骨妥骨妥的叫。

「一二三……！」

和嘎着的聲音一道，先生的身子就像一面旗在翻着的一樣，平板地浮在了空中。

「嚇——！」

在那一瞬間，幾乎是約好了一樣，生徒們在背後一齊叫了出來。那一聲是全然無心地從衆人的口中迸出的。假如不作聲，這一回的先生的身子會一倒栽樁，不然便會橫倒下地。那樣的危懼在少年人心中大家都是感覺到了的。

大約就是由於有了那出其不意的一聲罷，幾乎在空中倒塌了的先生的身子，完全像煎餅一樣飄忽地翻着，幾乎是全無聲息地向跳臺的過邊消去了。大家都跑攏去看時，先生就像一匹青蛙一樣，伏坐在沙上——

以後不久，先生便把他很少休息過的鐘點休息起來了。接着有一年工夫都沒有到學校裏來。長年的勞頓一時發作了，連走到學校來的氣力都已經沒有了。

上級的生徒們——下級的是由另外的體操教習擔任的——託福地一個年頭都沒有下體操。與其是悲憐先生的病，倒寧是因此而感受着異常的歡喜。率性他就這樣死了的好啦，這樣的話都從大家的口中洩漏了出來。然而在缺課一年之後，先生免了職。

先生的身體其後又多少恢復了轉來。許久不見的先生的影子又在學校和操場中現出了，先

生對於自己曾經教過的學校似乎很是留念，他時時要走到學校來四處看看，或者和往日的同事們談談。同時又兼帶着保養和消遣的意思，也幫忙做做學校的零碎的事情。然而先生的面孔和身體比以前更消瘦而骨立了。頭腦似乎愈見地朦朧了起來，以前絕少見的笑容，就和癡呆一樣充分地表現了出來。說話的章法愈見拙劣，不是吃着，便只是打頓。

其後先生的身體又不好了。再隔一年，先生的家族終竟離開了住慣了的那座中學校所在的市鎮，回到鄰縣的家鄉。不久先生便丟下了他的夫人和兩個還年青的兒子死去了。

訃告寄到以前的中學校時，教職員們多少湊了一點奠儀，和着一篇弔辭給那貧窮的遺族寄送了去。生徒們中也有贖金之議。一聽說過了世，以前的苛刻的記憶暫寄在了一邊，總而言之熱心的，認真的，雖然不討人喜歡而是公平無私的先生的面影，浮上了大家的腦際來。就中也有幾個人反對，說是沒有多送錢去的必要，因此也不免稍有週折，但終竟集到了若干錢寄去。

「陪客真是幹得可憐，拚命要跳過跳臺，跳到頭把性命都跳掉了。不過像他那樣的人，恐怕現在進了地獄也在下着體操的罷？」

這樣的浮言暫時在生徒們的戲談中留下了。

(一九二二·六)

〔譯者按〕這篇作品，作者的意趣自然是在想寫出一個誠實人的悲劇，寫得很是精細，誠懇。但這位主人公在中年之突然衰竭，作者全歸之於唯心的解釋，以爲是精神過勞，覺得有點過於主觀。就文中所寫的不甚詳細的病狀看來，那位體操教習似乎是患的早發性癡呆症(Dementia praecox)病源是先天梅毒。可惜作者缺乏了這一層的見地。作者如先有了這一層見地，我相信這篇文章的轉折處會要更加自然，而主人公的悲劇是更加澈底的。文章已經譯出了，忽於這一點上感覺着不滿，暫且附上這一番意見以供讀者參考。